諸子彙函

D1-13
97
15

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藏
門 口仁13
號 97
卷 15

諸子彙函卷之十一

崑山 歸有光熙甫輯

長洲 文震孟文起 參訂

韓非子

韓非韓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本歸於黃老與李斯事荀卿見韓削弱數以書諫王不用於是著書十萬餘言後秦攻韓得非因李斯之毀下獄令自殺至觀其書極刻覈無誠惻父子夫婦俱不足相信殺身也宜矣

初見秦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

趙定宇曰此篇字字策所載大略相同是秦文之極佳者

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此陰魏燕此陽連

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

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

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

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虚悉其士

兵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一斷死於

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

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越

五瓊山曰此初見秦戲取天下之計文允珍重

楊升菴曰言天下得此三亡故是矣卒作知三亡者得天下非

張濱玉曰文氣如玦文情如環

陳子淵曰語真的着

崔青壁曰此秦之强士民衆死

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

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

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頡

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

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

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

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程篁墩曰此秦所以不至

趙定宇曰先總論謀臣之失策後乃細言

張眉生曰按齊月出秦事文勢斜徐

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并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破國也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

楊升菴曰重戰於故下數言和弁

程篁墩曰此秦破楚而不取之失計

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遠根無與禍鄰禍乃不行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是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

楊丹巷曰按語脈然無起無續

程氏敬曰此秦攻梁而不取之失計

唐荊川曰蘇思逸調圓融變化而起伏則如轉丸於手初之主矣

天下又北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十二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貪曰私邑謀秦非謂兩國是故兵終

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中鄰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其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罔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惡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鄗鄴不守拔鄗鄴莞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

程氏敬曰此段申前節

張宣王曰秦戰取難無如長平之勝秦之最悔莫如不乘勝取

程氏敬曰此秦攻梁當取不取之失計

趙以致後來王陵王蔽之敗故於此預言之可令秦王髮豎此其最善揣摩處

程篁墩曰此秦破趙不取又失計

楊升菴曰秦方爭趙故言趙事特多

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蠶魏扳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

楊升菴曰覆說趙事愈有精神又於秦事中更作三段波瀾

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扳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日不能矣

內者吾甲兵頓士

王鳳洲曰以起處作收處妙絕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此意甚卻只收末段而前四段俱收妙乎

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夫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王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

楊升菴曰語欲破從而意專傷謀臣慘刻者偏能知事情明是弄也

江南瑣曰末段一正一反總通篇之意作結

張宮宅曰即承上一反收得妙至末似方滾上而來一句已剪截矣

楊升菴曰總結不忍當死而不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王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當亦當死初見
傳欲死人而實
見日死論其難
或言胡有當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楊升菴曰非見秦削弱欲以秦存韓韓不用
非非疾韓意專屬秦故存韓次之
孫月峰曰大約規模范雎但范簡此繁范虛
此實范隱此顯
汪南溟曰此書爲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
着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
洋千頃戰國雄辨士也
趙定宇曰此文映后頗蘇秦然章法句法起

方明者曰韓宗
国也秦土欲衛
非於是忌攻韓
七王道非使秦
秦王說之李斯
忌而間之

存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席薦出
以供給鷹人下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
天下功歸於强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
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
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
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
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
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

王守溪曰韓非欲存韓而劝秦伐趙不知趙亡韓亦隨其後也伐趙豈為遠計耶

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繕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攀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憊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倫者則合羣若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同

趙定字曰非直指貴人之失計實為斯之自為計而終不能

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荊重弊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趙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

孫宵峰曰文氣甚峭勁有鋒

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臣竊觀陛下之幸熟

張寗堂曰見三疎妙

二疎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觀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

陳子淵曰斯與非同門今乃互相傾覆如此

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恢恢妨也而病爲妨喻若居湿地着泰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恢音艾謂疾得冷年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結照應獨邁紀律

以刑繇絕也若不絕韓之服秦之非必危秦之心必危秦之

孫月峰曰數言說與前非所談文氣却一律想俱爲非子者所述

傷弁按曰不服義服强是非意中語

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幸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蜎寒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約利於秦而以韓利閼陛下閼陛下之意因陛而入說以求韓利

王鳳洲曰說到并非爲韓其不爲秦更不必置語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此自便之計二國也臣視非之言交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識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勁韓以威倘強齊以義從

茅鹿門曰李斯之忌正在此

陳子淵曰李斯之深計名爲忠秦實乃間非

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孤疑必有患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救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

楊升菴曰此叙秦韓報施之事及諸侯不直韓



三守潛曰戰國時縱橫策士多率縱

先爲雁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柱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閼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土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慴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十萬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

橫之曰觀非存韓一篇文勢是非今人改觀易所以此其才宜爲舉斯所忌無惑矣

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纂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聞行

孫月峰曰色澤

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
察賤臣愚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
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天棄城而敗軍
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擒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
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
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
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
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

貴臣宜曰立意謹厚措辭周匝而歸結處又不汗漫

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
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
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
決

李西涯曰非此論極得當時事勢而氣峭詞
萃甦偉過人此先秦時文卓乎不可及也

張賓王曰非之說多疎而為韓之情亦太顯
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

賄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耶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情比於理洋洋美纚纚有文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意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爲諂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

崔定予曰文意逐字比奇警

陳子淵曰整比十二柱內部有長短參差句不同

生而訣上言而遠俗躁人聞則見以爲誕徒
倣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
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
爲誦誦說、誦書市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
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
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
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
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
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

趙室宇曰一語
夾七閱鍵極緊

劉辰翁曰張然
淺古此先秦之
辭西漢便日別

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
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
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
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
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囚侯炙鬼侯腊比干
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曾囿奔陳伯里子道
乞傳說轉鬻鬻次而傅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
泣於峥門痛西河之屈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
言國器及爲悍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

張資平曰以智
愚必說轉又文
王絕無寃迹

孫月峰曰排叙
二十五人長短
句錯出音節鉅
鍊遒類而不厭

楊升菴曰如七擒孟獲事雖出諸葛武侯之筆然亦不免有溢美之辭

張宣王曰一轉方見力

脤磔裂也敕氏反尹子穿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千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脇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甫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楊升菴曰此亦爲初見秦之辭憤悶孤抗故

其文連類曠肆感憤奇特

唐荊川曰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用古人實事貫串簇成一篇齊而不齊之齊也

○○○愛臣

愛臣大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危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所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而遠之萬物

孫月峰曰猶用韻處在

李卓吾曰此君臣疑之詞也

傷升卷曰加一之牛煩毛欲動

得筌蹄曰主權不可旁落一旁落則好臣必至蕃息始徙其威既徙其民終傾其國矣然此惟礼可以已之非飲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此所以爲和名之術流

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敷諸侯文王祠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襄魏桓臧韓也齊之奪也陳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貧之以備同以法也

參悟劫也欺

謂滿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赦死則刑赦死則刑是貧則易制

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成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與衆爭用衆不得與主爭威主威日偏成車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人其私朝也不欲人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回鄰之國爲私交

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王鳳洲曰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擅威發

譬洞庭曰大臣之祿雖大以後議論極其痛快豈特爲君之龜鑑亦方代臣子之箴銘

許多議論婉轉詳明昏君庸主之藥石

王陽明曰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氏作用

孫月峰曰通篇俱虛語微似連珠亦相用韻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始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

翁方綱曰此篇與本人君身上說論百端作七中家

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滲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

楊升庵曰此段似賈董先秦文字

來明乃爾

錢鶴灘曰此段乃刑名慘刻根源在於此人君當無思無爲大公至正亟掩疏匿端是啓後世慘刻之禍端也說者謂韓非度

敢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賢臣之師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正指上不窮于智不窮于能不窮于名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不可見也事以閒見疵見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亟掩既備備則自盡矣

疾好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賊

趙定宇曰非惟疾好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賊

其賊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絕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勢柄固則人不謹意塗絕也）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慕國之虎因而存矣）

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試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

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令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

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

楊升菴曰以行義名重何其陋

得行義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

楚之字曰至此又說出賞罰來

曾納臣之事為

楊升菴曰施戚必當近愛必誅入字乃非本旨而意全无故罰故此語復申所為發元虎誅宅曰臧

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駿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倫賞無赦罰賞倫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楊升菴曰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羣臣各效其

劉人熙曰此等章句法唐時子厚最效之

李于鱗曰非迂料當時諸国不足有為故發憤激之論

有度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齊桓公并國三十（并全也）而齊以亡燕襄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

韓非子　卷十一　有度　三

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故國與攻盡陶魏之地陶定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兵罷也而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公則荊齊可以彊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

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莫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如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

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

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北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蔽多遞相隱蔽雖有大罪而是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也良臣伏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

場開之曰刑名非正道也然世主皆樂而行之而治效自見如老元之仁柔不如老宣之嚴刻御下之法亦有可采者毋以刑名疑之

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輕重謂別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不一至主之廷百任國也百官雖備皆虛設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重故臣日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故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

法外寵臣志之利等讀者自知不待分段卷也

丘瓊山曰按此予書亦有此論但小異

何鏡園曰范睢說秦王云朝安得有王綰有太后侯俟即此說也

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擇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辨不相掩故主離法則可也離謂按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非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

一峰曰立論務尚孔之道正其心術以事明主雖伊周何以加焉

職不敢擅權而蔽其上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

越鄉而交無百

越鄉而交所以百里之應責厥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智故不

楊升菴曰先秦古言如此西漢以下不能道焉

以私言爲君言也有自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人寒則救之以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鎖鄉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体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蔽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各得其所故治之至也愚智提衡而立愚智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蔽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

內儲說古聲

燭不斑斟而燭其主此其一也文字意

後節為許是意法

楊升菴曰忽長而詮併高丘墻語意法変而展

帝旨立曰非以一人之耳目不

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逆法强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離俗隱居而以非上（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謂義（義）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耗）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聽）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而先王之法所簡（簡必令百姓）

足以勝充分之好欺而欲矯之以法不知法術詳而好命甚故曰工於法者有法外之遺好許於術者有術中之隱禍未有徙法而可為政者

行月峰曰長短句結便自有致

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憲前）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且上而察之）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得其真也）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之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

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侍郎近官也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敘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敘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也形之見耕漸也就削波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端周之故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人主之準繩也法少出入則從違無定規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此貫玄之又玄

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所以禁過遊者欲以遂令且懲于也遂通也威不待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嚴刑所以令錯制當主裁故不誅共臣同門錯制也則制邪用矣法不信則君危也刑可行故君危也法不信則後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

李士鱗曰法者人主之準繩也法少出入則從違無定規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此貫玄之又玄

涇月峰曰終以法之善治

劉会孟曰句句雅

之法爲其
比例也
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
也削高等
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
權衡乃平斗石設
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斗石乃滿
唐荊川曰法者其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非之病只是純任法術不知帝王之治仁心仁政亦法固不可純任法亦不可惟法平度信之替不得非論不可也
舉法而
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
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
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
非絀其健羨齊其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
非爲非絀音黜
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奸詐止許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
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

揚升菴曰又多一倍次此万斛舟之舵也

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何啓圖曰奉法則國强廢法則國弱羣臣百官一法而無私則國治援引爲証排播確切趙定宇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滔滔無涯而法度犁然具備惟先秦文字能然

西漢則少遜矣

學習二柄
陳出處字

擧非篇目句甚
君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
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
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
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
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
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
賞罰之必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一國之六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與羣臣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愛賞賜子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渡下有絕流逐生法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

王鳳洲曰此田氏所以弒齊簡公也

陳子淵曰服狗何嫁倚甚好

楊升菴曰前喻後語意甚複合言之警甚

王槐野曰再劄語意交極有情

張覆全曰刑當作形

陳子淵曰此言人君任法而不當喜功故入臣不在立的但當守法

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嘗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官以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此段言爲臣者當各守其職不得侵官侵官即越俎代庖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任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

張買孟曰害甚於大功補一句文奇而意盡

孫月峰曰分解而覽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

陳子淵曰法太窘恩太薄殆非人情

楊升菴曰引喻直叙無字不雋推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而讓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君所惡也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者欲求利君見其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好惡則知利日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主也豎刁易牙因

楊升菴曰見惡見好臣情不效此亦昔子成門見先之意也

王鳳洲曰根本之論

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固當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所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王鳳洲曰二柄者賞罰之謂大意言賞罰不出於已而

使人臣竊之故有簒弒之禍不知治天下以
慘刻少恩正種禍於秦也見非之學術人臣
有功而禍大人君以國而召亡此非所以不
得其死也

孫月峰曰全用
謂畧似鋪錦造
語多奇峭紀爲
奇作

茅鹿門曰事在
何方至理也
議論昭合至理
觀者無以議論
名別而少之

○○○揚榷

韓非子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
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
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
廢則捐精賢才所以形皓曼所以說情也眩之過
也用之失宜則危君故去甚去泰身乃無
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
謂臣民中央謂君主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
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
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
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

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但門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臣賢之是謂不已既行職事有功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君能履理也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二句極善喻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上不操上權則國事不一方而成矜其能則下各飾其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

入其說依村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則辯惠也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之一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從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故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與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彼則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

王楓野曰非著書皆精澈之詞觀此可見

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二者誠信下乃貢情

泰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謂形名也泰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

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去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

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勠之。終則有始。

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

虛以靜後末嘗用已。

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人之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

而不顯衆新於故新而不亂玩之方皆其爲泳

芳庵阿曰先儒云韓高才雅雅

患必同其端。

端謂所擇可否

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

其事與同然後擇其善者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嚴理而普至。

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

其寧。

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

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

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

故能生萬物

德不同於陰陽。

故能成陰陽

衡不同於輕重。

故能知輕重

繩不同於出入。

故能正出入

和不同於燥溼。

故能均燥溼

君不同於羣臣。

故能制於

芳庵阿曰道不同於萬物故曰泳得之理

羣臣凡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上言揚權在和調下言揚權在聽言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人或有未審必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人或有未審必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人於此也故自定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類明識其分則物類自定辯審察其名則事位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審察其名則事位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類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欲開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敝奏也唇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唇齒可以

揚升菴曰溶者淡洽瀠洄溶溶蕩蕩神往適於心脾摹若甚醉能寫口不能狀之情哭人

善爲習言者此○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絕似小銘○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相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華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閉服雖有所改無爲也而爲謂臣所陳言若喜之彼必自矯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若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

唐荊用日描寫聽言情狀已屬神境學者得其精髓下筆便有逸今樂古之致

王楙野曰此篇近莊而固開內侷等語視解老篇尤卓

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共之民乃竈之道舍止故爲道舍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察咫尺已且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閉心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入戶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察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已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爲善惡既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親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親矩既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

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下將有因也其專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若地若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天孰疎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疎無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也欲令官政不失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鬬之臣勿私親之自恣安得務并并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兼之事大臣之門矛官有二人適足以人則專而不恣豈有務易并兼之事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

揚升菴曰權之下移理上原去不得此生惟此失者代有之毋

蘇紫溪曰語語從靈明中來不染一毫塵氣

謂刑名行愈而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

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獨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曰

母富人而貧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之貴君之貴臣更盻之也

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

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

㫐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

爲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爲虎隨後以伺其隙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陰謀其事

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

事相求皆爲狗益其

朋黨無有已時也

朋黨既成羣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

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君也則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曰無臣也皆爲虎故

必見弒

大虎自寧主既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故得安寧也

爲人復反其真謂君臣也君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爲

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

以離散其朋黨也

其地必適其賜地國也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

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乱人求益而予之則是以斧與仇刺是也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假仇人

也假與不可仇既

楊升菴曰篇中影象語開太玄易林之門

黃昔玄曰虎比奸臣韓子憤疾重臣蔽主朋私故比擬極切

王鳳洲曰亡國之態任意希列不可易字

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可賞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下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羨之心下既有匿其私以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下既有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故度量之立主之人也。度量可以割斷下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可以奪君位臣之所不利。故爲臣寶。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叫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有道之臣。大夫稱家家臣將凌家貴其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不貴其家。

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叫面謀君常在圉今在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薄謂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虧其上虧之若月也明之漸虧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強而弓一棲兩雄雄當棲之雄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鬬顩顩爭鬬貌豺狼在

楊升菴曰造語特奇後惟見之天問





劉台孟曰按將害心句佳甚古嗜昔足寒傷心

又發其策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

公子既衆宗室憂險止之之道數披其木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淵淵毋使木清者水之停積木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奮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爲主上用之若雷若雷威不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王鳳洲曰此篇分二段自起至上下和謂也爲一段自凡聽之道至末爲一段揚明揚也

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政故子不知所從也

毋使木枝扶疎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者喻數削出臣之威勢也

木枝扶疎將塞公閒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閒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圖圖園也

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喻臣之威勢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

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

枝將害心春風所以榮益

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

黃省曾曰此論不惟陳事確切而意語精到警之幽燕老將指顧談笑皆是兵機誰能廢之不講耶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引君之術）（或誘君之左右）

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

曰貴夫人愛孺子便辟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大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處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資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左右近習者非子曰姦術之事羅網治盡

陳子淵曰每段必用何謂二字換醒

不能用其變中

優笑者謂俳優能調笑者俠儒短人也

而諸諸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相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其進之所欲退則俱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

楊升菴曰此篇漸化其主主既習非暢達而古人稱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虛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

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

黃白玄曰宮室臣罪狀如見肺肝可作一篇渾劾疏

譽昆湖曰民萌之姦歷代不乏若子實相

人景公厚斂陳氏厚施三家專晉之卿分晉靡不由此所以馮厉爲孟嘗君市義于薛同一旨矣

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

則主澤不下流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

王鳳洲曰此段無甚藏鋒處

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塞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攝故言談論議希也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

弟寫一段則心刻骨之論凜凜動人

蘇老泉曰戰國强弱相役當時之臣或藉外國之威以誘其主也

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舍則君舍之非羣臣百姓之所舍則君不舍之爲人臣者聚黨飾智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惑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

趙定宇曰薄者謂次于甚者也

往寄濵曰前列八姦此示馭姦之道

欲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謂不使私請所以防動姦之同非也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蹉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自為之不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所從來不使擅進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不使擅退羣臣慮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必不令慶君意擅有所進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賞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特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其於勇士私財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隨收四句此又陳防八姦之術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

陳子淵曰此入段姦之制八姦之法刺骨洞心矣

孔珩谷曰此申覆前八姦字字堪為龜鑑

楊升庵曰文短而極轉曲之妙

之致

秦應劭曰臣不外交不誣君亦禁姦之要務

趙定宇曰此處句似重複然錯

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搆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亡君爲臣所制國非已有誣其君也○此段見人君明主之人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愛重賞若不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綽寄不廢其容夢有味慎愼

左南溟曰念哲入玄應化躍躍

本爲墮

楊升菴曰摹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載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

王鳳洲曰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古如畫使夫人觀可爲面熱汗流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教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察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者無令而擅爲制法以利私枉國以便家方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爲制法通理而動其餘事此謂重人也言其勢足以擅爲制法通理而動其餘事此謂重人也擅爲制法通理而動其勢足以

圖也

楊慎曰智法之臣明經而為敵國為之說寃乎動直而矯奸此等臣進則重人退而不敢動矣

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屏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當塗之人相伏也是以諸侯不因則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為用也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說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說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矣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

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獨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與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者多又用事飲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郎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說證即說也重人舉措常跡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說寃則君無則法術而誅之。

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

孫月峰曰兩派各五事而長短句錯出絕有峰又湧於低昂

何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于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于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說而稱兔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

孫月峰曰明身六不勝却留一意于後作不盡之波更覺有態

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容其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容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者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偷合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劒矣明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已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妖堅侯曰人主使重人援引親党以分據要地賢者退者塞門全道不行固事日非矣

彼雖無功伐可使
近權今者戚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于私門者
不顯于官爵必重于外權矣翰向也今人主不合
參驗而行誅謂于法術之上不參驗以知其真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
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
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
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
之主皆知無益于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
國即敵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
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遠爲越國故

曰是國爲越也宜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
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
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
于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
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
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
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
令臣于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于齊晉欲國
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

程達敬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不知孰證邪正志忠良不爲蓋由主聽故也

乘于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于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行于不肖則賢智之士蓋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士且謂財貨修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特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忽而毀誣之言蔽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謂智士辯辯也治亂之功制于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于亂也精潔之行決于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蔽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日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當參伍之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

姜鳳阿曰亨阿封即墨本非純政未有無能鑠刺之徒用而可

爲国者

張宴王曰此三段皆言左右大臣太重左右大信總成一中段前半一大段

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同類之人亦既親附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所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用之在廷臣之處官矣

干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惠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故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

張宴王曰總成大臣太重左右大信二中段成前半一大段

張宴王曰人臣大罪人主大失定後半一大段

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于其臣設人官于此人臣之所以詐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無二三也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于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爲必不勁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

張子淵曰小段小結束大段大語末後文字非愚無如此者

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污惡之人也大臣擅恩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一口惑主敗法以亂主民言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國之不亡者系可得也

居荊川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李于鱗曰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于不勝也孫月峰曰文氣甚奇脩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

張宧至曰天地間乃有此等文字鳳洲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也

孫月峰曰凡說之難句出荀子荀曾不數語然亦工公子善共師說

○○○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見疑故曰非吾說難忠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爲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間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疎達

楊升菴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說難大略可見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

亟以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之彼顯有所出事動之既壞此疑其身必危矣

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徙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洎知其事既泄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

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與事而智謀之士當外則疑己漏之內則不容而加誅也

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洽之澤未渥厚遂以知之極矣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

亟以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之彼顯有所出事動之既壞此疑其身必危矣

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徙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洎知其事既泄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

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與事而智謀之士當外則疑己漏之內則不容而加誅也

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洽之澤未渥厚遂以知之極矣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

楊升菴曰按如此則桓公惡豎刁易牙開方其所以爲桓公惡豎刁易牙開方之故

立壞山曰身危亦師曠孟人情深入世故

若不行有敗則羞於生也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　挑謂發揚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興怒故危也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細人則以爲貪重論細人必談以道德弘大人必談以資財論細人必談以卑鄙　同麗曰彼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爲玉徵也而顯言假物以資其私故曰顯右所出事乃曰以爲也

間已矣曠彼則以爲鷹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則以爲短人而賣重也　論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己資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　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己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

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　徑直　未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形角謂博明而交之　未鹽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徼交之也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略言其事辭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不盡　畢陳也　廣異則曰草野而倨侮　所說之有罪不敢其言　慮事廣肆則曰忘誖則謂事廣有條貫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耳而不忤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　羅萬曰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應上文語照應之法　孫月峰曰土皆陳善不乃衆術妙論

楊升菴曰凡用說之指爲士註則爲揣用爲身計則爲揣摩亦不可不知也

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意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問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敢以不行私急爲有所於以智能則爲之舉與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於以廣智則多與舉彼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

楊升菴曰秦二世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子同計同行者乎

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親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大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行者與彼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污何所傷其何所失如此必以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或自多於其力當就譽之無難概之也得以其所難滯疑之慨凝之也自勇

陳子淵曰此等議論不惟諫說當依此卽言畢久游一語一默也

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辭無繫縻察其智辭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又得自盡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之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土

蘇老泉曰鄭人百里奚之事皆好事者所爲引之以爲証耳

何孟圖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閔其思以殺非其謀之忠殺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爲親愛

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廻道也飾身謂以以此相持此說之成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

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後世宜鑑云

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仁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當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已同也則非知之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也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吾人謫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

李子鯨曰繞朱人閱其思二事而斷之曰非知之難也處知則誰也交有閑鎖

楊升菴曰又知繞此一事交情妙

知不得其宜故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

陳子淵曰韓非備內篇亦憂讒懼姦之意也至以夫婦父子俱不可信千古以來無此刻薄之言其大要如未免不可借勢初心耳爲交已是千古以來奇觀

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人及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癘爲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之者後獲罪者憂備之

日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甚而果亡其財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海者見疑亡

文白矣子告以來音賜

知而不得已之故也

文之言其大要必來不可豫禁而變不可豫知也

聖人因其所以疑而用之故曰非知之難也其思鄰人之父與不可豫禁而變不可豫知此一事文

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已同

之難也其思鄰人之父與不可豫禁而變不可豫知也但庸用其

謂聞其思鄰人之父與不可豫禁而變不可豫知此一事文

而斷之曰非知

人聞其思二者

李子論曰總

後世宜鑒矣

知失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一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

邵國賢曰彌子事無足論者若端人正士聞母病以欠視之非孝也以矯君車犯刑則與傷足休得爲孝乎也孝但失之矣

楊升菴曰千說萬說千難萬難只此無窮迫鱗一句破盡

劉會遠曰一結餘波嫋〻

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人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楊升菴曰太史公云余獨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子雲云非作說難而卒死於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君實云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諂無所不至適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失意之遇

孫月峰曰奇古精峭章法句字無一不妙

王鳳洲曰夫子汲汲言渺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工歷端幻變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劾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陳子淵曰總此一句令蓄全盡

孫月峰曰說到此際更覺利心刻骨

楊升菴曰反言勝正言其言似多乃妙亦有少言勝多言其卽妙乎反乎

王槐野曰此雖譯經之言然歷古人主皆然

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毋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滅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謂暗中紋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

眉層野曰誅利之痴所如泰銅船脏

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

陸貞山曰說明王舉動亦得只殺必當罪有罪不赦此便韓非意意

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貧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卞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

陳眉野曰徭役多則民苦乃名言也天下之勢權勢之資也

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
孫月峰曰蔽民父子每言廣法禁官貴近始蓋得之此也
卑賤是以黃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
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
侯主隙人主擁蔽無道得聞有王名而無實臣
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
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承言人臣不可借權
勢是一篇結搆處
楊升菴曰海上之山千層萬疊其收處止是
一段雲煙

○○○飾邪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
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
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
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爲與
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
筴而非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
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鄴而秦拔鄴矣龐援踰兵而南則鄲盡矣臣故曰趙

陳廣野曰先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而不脩明法度

陳廣野曰又言三國皆信龜筴鬼神然而有勝有敗

張宴王曰來得文勢排宕

楊升菴曰上十星俱吉星東向而勝下十星俱凶星西向而敗

龜雖無遠見於秦秦以其大吉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矣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拈天河殷捨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時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蔽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名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漫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

陳廣埜曰至此始說出本旨

楊升菴曰又經勾踐作證而下及曹荊許鄭以入韓破劇委折妙有文情

陳廣對曰至此方轉到人臣

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

李子綱曰悉過與徒取貽患之大如此

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國臣故曰是顯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孳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

陳奐曰此小忠也

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竪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竪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

楊升菴曰言明法度也

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勿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彊臣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之而國日削矣當越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

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音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

陳廣野曰文辭到人臣

孫曰案曰二事用先後拳撮得好

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佞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

楊升菴曰退智能進道去

陳庸野曰又說到人臣責法

唐荊川曰此悉釋法禁之禍

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責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朽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許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

孫月峯曰此處文勢似弛慢

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强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以邪爲智過法立智（此思之則皆欲過功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誅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

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清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罰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孫月峯曰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姦臣以亂法取亡議論沉刻而文章又絕精哨

陳廣詩曰此戰國浮理之言

韓定宇曰謂君臣以計合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爲非之

亡徵

韓非子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戒柔茹而寡斷好惡無

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

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御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襍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

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黨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偏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悄忽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

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軍馬之府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立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寔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寔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堵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夫兩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

事。因擅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即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

此謂明劫。擅籠擅檻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甲勇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福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劫者止。則王矣。